

# 多語競歌的時代

## 2019 臺灣文學金典獎母語新詩評審側記

文 | 張信吉 圖 | 國立臺灣文學館

臺灣是多元族群共居之島嶼，眾聲喧嘩的母語文學是臺灣文學的一大特色；文學館有責任讓民眾能夠認識、欣賞作家在這塊土地所創作的優美文學作品，2019年度透過臺語、客語、原住民漢語詩歌的徵選活動，可以看出台灣當下是個多語競歌的時代。

語言是人類社會的資產也是文明發展的重要指標，臺灣文學館早在 2008 年度，首度辦理本土母語創作獎，迄今不輟。同年的「愛疼惜母語特展」、「Phah-phu-kng 館訊母語文學專欄」「本土母語常設展」陸續開辦，體現臺灣是多元族群共居之島嶼，及其相關文學社會現象。

要落實於業務工作，涉及的語種多元，數量高達廿餘種的臺灣原住民母語（維基百科列 28 種）的審閱實屬困難，再加上本館機構屬性並非原住民族行政類型，因此以「身分區別漢語書寫」的折衷方式呈現於文學徵獎。而且母語創作獎過去更是零基預算的新創業務，配合經費與人力的現實，一開始是原民、客、臺 3 語種，小說、詩歌、散文 3 文類分別於各年度輪流舉辦，像極了民間「博爐主」的規律。九年完成一大週期之後，2017 年起各語種同一年度一起徵獎，呈現多語競歌的景象，文學園地的耕耘與收穫，可以說各個時序都展現不同的特色。

今年辦理的母語文學創作類為「臺語新詩」、「客語新詩」、「原住民漢語新詩」3 項，各項取入圍至多 5 名，得獎者取 2 名，不分名次，同享金典榮耀。過去創作獎得獎者均取 1 名，今年聽取各方意見後，首度增列 2 名，以符合創作人才濟濟多土的實情。

這 3 項文學獎在 2017、2018 年度，分別辦理過小說、散文的徵選，整體而言 2019 年度投件的情形，各語種件數比往年都有成長，總計有 62 件。本次以 1 首詩的概念，不限行數徵集，以組詩的型態來報名的很多。創作者傾力而為，母語賽事逐漸受到文壇的矚目與重視，雖沒有異常爆量的現象，實有與年累積的成果，在文學傳播多元化的當代社會，持續辦理傳統型態的徵文本就不容易，文壇的需求回饋也給我們館方正向的鼓勵。

筆者依序辦理「原住民漢語新詩」、「臺語新詩」、「客語新詩」3 場複決審會議，聆聽其過程並予實錄留檔，茲整理其精彩過程，以饗關心母語創作的讀者。

### 原住民漢語新詩創作競賽篇

7 月 29 日在臺灣文學館文學教室，進行原住民漢語新詩創作獎複決審會議紀錄，推選董恕明委員擔任主席，評審委員另有：瓦歷斯·諾幹、卜袞·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



左起原住民新詩評審委員卜袞、瓦歷斯、董恕明。

透過票選，計選出入圍：〈被遺忘的姓名〉、〈十二個今天〉、

〈Bayes〉、〈平地人〉、〈采風番社圖外〉。其中〈十二個今天〉、〈Bayes〉兩篇名列前茅，掄獲今年的創作獎作品。評審委員不僅提出對整體作品的看法，更對族語、詩歌以及徵獎辦法的規範，彼此詮釋自己的審稿的標準。

有關「原住民族漢語新詩」這個設定，涉及原住民族語的處理，有些作品因為有使用翻譯，翻譯時作者沒有完全翻譯成中文書寫的方式，會失去更多傳播的機會。無論是原住民的詩，還是一般的詩，如果認為它是一首詩，即有做為詩的基本條件。對評審而言，這個基本條件應該就是語言文字的表達，詩很容易被字數侷限，但在有限字數裡能夠創造出各種可能，這也是詩的強項。身為一位具有原住民身分的作者，挪用自己的族語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徵獎簡章內也特別說明，如果以族語創作必須附上華文對照，就詩文學的認知，所謂的華文是可讀的文學作品，倘若只是單字單詞的連結，就不屬於詩的形式。

就內容的表現，本次投稿所寫主題蠻多元，以中文書寫計巧來看，多數作品都很自然，只是在裡面看到的深層文化隱喻比較少，可能是因為作者有文化連結上的挑戰，這樣的作品就會導向詩的張力跟布局為重的藝術表現。不過，能稱之是「原住民的詩」，除了藝術效果之外，作品裡的文化意識跟現代性連結而形成的隱喻，或者作者透過文化名稱所表現的象徵，以及對文化的寄情，這些都是值得關注的課題。優異的作品必須包含族群主體性，這項標準 3 位評審委員的要求一致。

有關原住民漢語文學的創作相較於非原住民作家的漢語創作，究竟有無「本質上」的區別？歷年來都是評審過程必須面對的核心問題。就詩而言，偏重原創性和技巧的表現。誠如這次複決審會議評審主席董恕明所言：「得獎的 2 篇〈十二個今天〉和〈Bayes〉，不論在題材、形式和語言上，都表現得圓熟飽滿。〈十二個今天〉透過對「時間」的有意作



為，以凝斂的筆觸抽繹生活現場中的常與非常，連綴起「父親／我／部落」的興衰飄零；〈Bayes〉則是以豐富的細節和繽紛的文字，編綴言說「一個不存在的名字」，使存在與不存在之間的無奈、荒誕與諷刺，包裹在瑰麗的光暈中，迷離閃爍。入選之作〈被遺忘的姓名〉、〈平地人〉和〈采風番社圖外〉，則在現實批判、諷喻醒世、抒情描寫都各擅勝場，惟在詩的「言有盡而意無窮」處，略遜於金獎詩作。」創作之路天寬地闊，期待他日原住民朋友更有新篇！

### 臺語新詩競賽篇

繼原住民漢語新詩之後，8月1日在本館的齊東詩舍會議室辦理今年的臺語新詩獎複決審會議，路寒袖委員被推選為主席，並與陳豐惠委員、胡長松委員3人共同審查，胡長松曾在2008年以臺語小說〈金色島嶼之歌〉獲贈首屆母語創作金典獎。

主席路寒袖十分熟諳議事技巧，很快就取得委員對評審方式的共識。除了使用投票之外，在議決之前也保留個別喜好的作品特別推薦的機會，以避免遺珠之憾。經過數次的假投票以及逐篇的討論，由30篇而12篇，再縮小為8篇，議決之前成為6篇競逐入圍的局面。由於各篇都充分討論，委員們最後表決1篇出局，議決的結果是：金典獎：編號6〈布袋〉、編號17〈失落的批信〉。

入圍作品：編號2〈新美街1號〉、編號6〈布袋〉、編號17〈失落的批信〉、編號23〈顛倒〉、編號26〈一隻尾蝶仔〉。以下是入圍作品討論摘錄。



蕭淑貞副館長(後)偕臺語評審左起陳豐惠、胡長松、路寒袖合影。

### 編號2〈新美街1號〉

這篇是寫白萩在府城的事情，在這次的30首詩裡面，這首比較有重視創作技巧，具有詩質。臺語書寫已經發展多年的情況下，創作者不能停留在用臺語寫的就是詩的觀念。臺語只是語言而已，語言有自身深層的文化特色，但是很多創作者在寫的時候卻沒有顧及詩的藝術性。但是詩不只是語言，還包括結構、旋律、節奏和音樂性，這些問題都要兼顧，這首詩整體看來較為凌亂，未能周全兼顧。路寒袖主席特別提出，臺灣文學獎須用較為嚴格的標準審視，畢竟金典獎一首詩給得獎者10萬元，其他地方性文學獎的獎金都沒這麼高。

### 編號6〈布袋〉

這首詩的型態引發委員熱烈討論，路寒袖表示：「這首詩我讀了2天，它有40節，基本上這種結構並不能說是組詩，因為大部分組詩可能每一節或每一章都有一個小標題，但這首詩只有使用號碼。我把它當作臺語敘述詩，因為他把他爸爸跟臺灣史全部的發展都連結在一起。主角人生十分曲折，原本是莊稼人，讀書時考到警察，當警察時為人公正，結果抓賭徒的時候抓到地方勢力、角頭、議員、黑道的人，後來被陷害涉案。這個小角色在寫臺灣史，雖然寫了40節，但都沒有混水摸魚，覺得每一節都有用心，即便有一小部分景致描寫，但我覺得那是必要的。寫這首長詩作者必須思考結構，就像看電影的時候，槍擊聲不可能從頭開始直到電影結束，卻沒有加入一點愛情故事或浪漫情節，所以在這裡有加進一些內心描寫及柔情的部分。綜合以上，「布袋」這個主要意象我覺得使用得很好，與主角整體呈現密不可分的狀態，不僅描寫細膩，也有仔細思考寫作手法。」胡長松則說：「這篇對我而言評審起來很衝突。臺灣文學獎到底要選出什麼？有沒有可能挑一個比較一般、比較不一樣的作品，比如抒情敘述詩？它整體結構比較鬆散。詩如果沒有限定行數的話訊息含量會過高。」陳豐惠也認為詩篇較長，結構並沒有修飾得完美，但從作品裡可以看出感情鋪排得很滿，讀過之後也覺得寫得很精采。

### 編號17〈失落的批信〉

白色恐怖這種坎坷文學在現今的臺灣永遠寫不完，我們無法體會長達54年的遺書一直都寄不出去、無法傳給兒孫輩的那種痛，所以我們只能一直書寫。在詩質跟題材控制方面，作者寫的是批信的失落，所以我覺得他的意念集中在失落，其實失落不好寫，作者要一直寫它可能的存在為何，再反面寫那種失落。這首詩可以感受到臺語詩的藝術



重量，對歷史具有一種創新性。作者本身有一定的思想高度，詩的語詞在閱讀時能有雙關感，例如「未亡人被打破的青春」、詩中的「繩」跟「解」這兩個字，這個字在臺語裡是繩子的意思，綁了又解開，主角跟他的未亡人約定用鞋帶做信號，如果他被轟到面目全非，有鞋帶能讓他的未亡人確定死者是不是他，讀到這裡時令人悲痛，生命的見證是那些血。寫跟歷史有關的詩時，不管是大型歷史還是小型歷史，選取題材是最重要的功夫。這首詩描寫被槍擊的時候，先跟他的妻子約定好，要穿布鞋、手插口袋，這是事實，照理來說沒什麼詩質，可是他把它安排在這裡時，原先不是詩的語言，反而變得很有詩質。作者好像沒有很注重文字雕刻，不過整首詩充滿詩的一種悲情，整體處理得很好。

#### 編號 23〈顛倒〉

作者用很簡單的文字，寫對於爸爸退休後開始種田有什麼想法。雖然沒什麼特別之處，可是這種父親跟小孩之間的感情應該是現實家庭生活中會出現的情形。這篇作品書寫親情，和〈布袋〉主題類似。

#### 編號 26〈一隻尾蝶仔〉

它的結構也算不小，形式也處理得很好，雖然形式不是作者獨創，但是臺語詩比較少看到這種寫法，它是一個在白色恐怖時被槍殺的小孩回去跟他的妹妹、爸爸、媽媽的對話，媽媽有她自己的說法。再來是他過世時，作者將他跟他媽媽內心感情的想法用雙線進行的模式書寫，這部分處理得很好，整首詩氣氛安排得宜，主題也是白色恐怖受害者。

不知作者是不是故意將這首詩安排成長句的形式。因為它有的部分很多句，有的部分卻只有兩句，詩句長度有所落差，但是依內容而言應該要再分行才對。它是富有感情的一首詩，但是在結構上個人覺得有一點小毛病。

由於 3 位評審在過程中都提過詩行長度的問題，決選之後，對這個獎項建議：

任何詩類均應限定彈性行數，大概是 20 ~ 40 行、30 ~ 50 行之類的區間，否則會造成長句詩的產生。如果參賽作品都使用長句詩會造成一種創作詩的流行，也會有變相鼓勵參賽者可以使用這種寫作手法的感覺。不過參賽作品形式多樣、議題深刻、結構井然、質的優秀，則顯現臺灣新生代與知名作家持續筆耕的耐力與成果。



客語評審曾貴海

左起劉慧真、利玉芳客語決賽後，在館前燈箱合照。

#### 客語新詩競賽篇

第 3 場的母語創作複決賽會議，創作獎評審於 8 月 25 日在臺灣文學館文學教室召開，評審委員計有：劉慧真、曾貴海、利玉芳，推請劉慧真擔任主席。

會議開始劉慧真主席徵得大家同意，以每人選取 5 篇的方式進行初步選擇，結果有 9 篇出爐，經過討論之後，由編號 1〈樑項瓦雀兒〉、編號 5〈望妻石〉、編號 12〈送分 ngai` 故鄉个泥肉〉、編號 15〈對中國南方來个老舖娘人〉、編號 18〈牆系列組詩〉5 篇入圍。摘錄討論過程。

#### 編號 1〈樑項瓦雀兒〉

主席劉慧真：

令人欣賞的地方是架構流暢，它的三段式結構讓人覺得有點像三幕劇。第一段他講兒時玩伴跟家人的事，隨著時光流逝，他開始懷念起這些人。第二段寫人的成長，他不見得都是用新的感覺。是一首感情樸素的詩，可是抓不太到某些東西，有童年、中年的回憶跟老年，用麻雀這個客體帶動串接。這個客體將麻雀擬人化，用牠說出自己的心聲，但是有時候太跳了，客家這部分的元素其實不夠多。

#### 編號 5〈望妻石〉

很像分行散文，詩的味道比較淡，語言漫長。這種感情在現代社會很少出現，但是如果這是年輕人寫的，是不是只在想像？語言有欺瞞的性質。



### 編號 12〈送分 ngai` 故鄉个泥肉〉

這首詩有點散文化，但是這首詩很清楚地表達客家情感，對客家人而言，尤其是北部客家人，這是非常崇高的問題，雖然已經來臺灣三四百年，但是對土地的認同卻還在建立中。這首詩的文字也沒有很多缺點，寫得蠻清楚的，這個是有政治性的，所有文學都有政治性，只是有隱性跟顯性之分。我們被迫存在，怎麼連結？怎麼變化？怎麼化成互動？怎麼產生影響？剛開始書寫客家詩時，通常都會描述客家人的生活記憶跟勞動狀況，倘若客家詩沒有往外延伸到內在的東西，以便共同面對歷史跟家園世界的話，客家詩可能就會一直守著一些自我感覺良好的作品，這篇作品它透過書寫產生一個跟外界傳達的身分。長期以來的客家詩都會寫過往或是情感層面的東西，但是這首詩有比較關懷現實，這個現實關懷有回溯到歷史跟土地認同，而且困難的是即使臺美人在異鄉的情況下，這個土地還是能夠建構認同的行動或信念。泥肉是很當地的用詞，雖然它是散文詩，但是很有內容，作者的野心蠻大的，回歸自己的土地，跟家鄉的泥肉有所連結。

### 編號 15〈對中國南方來个老舖娘人〉

這首詩的結構是一開始寫戰爭，再來是他的出生，然後寫阿盼妹年老了才終於發現爸爸的下落，這種敘事方式在客家詩裡比較少看到。

第一段爸爸緊張地等待孩子出生，拉到最後時，70 歲的老人看到自己爸爸的名字，在結構上刻意有前後對照跟呼應，戲劇張力蠻強的，而且作者基本上應該有某種田野基礎，有些詞彙讀來不太能理解，但是瑕不掩瑜，他的結構跟情感都是蠻特別的。客家話有 6 種，語言十分深奧。這首詩用第三人稱進行書寫，似乎有時是海陸腔，有時候是饒平腔，應該不是作者本人的親身經歷，文字運用跟整體結構缺點較少，看起來蠻平均的，作者傾向使用較具文學性的字眼。客家詩大部分都是敘述詩為主，敘述詩裡夾雜著抒情詩，可能是因為客家人硬頸，在外面不太表達感情。這首詩寫出大時代離散的歷史性跟悲劇性的感受。

### 編號 18〈牆系列組詩〉

客家詩有一個盲點跟牢籠，很少有詩人寫當代或近代的臺灣客家人跟客家人共同面對的歷史性跟命運性。這個作品直接挑戰這個問題，牆是一個阻擋，做一道臺灣人跟客

家人的牆，很多牆擋住我們要走的路，所以它的主題都跟當代客家人面對的問題有密切關係，雖然有 6 首成一組詩，但每一子題都以此為主題。在詩裡可以看到客家人面對的問題從苗栗的土地正義到全島到外籍移工，這首詩的視野在所有作品裡面最廣闊，富有含歷史深度跟社會關懷的心胸。

這 6 首組詩每一首詩都稍微用不同的技巧，很巧妙地連成 1 組。因為標題是「牆」，所以到第 6 首的時候談到出路，基本上跟第 1 首提到把牆打破，首尾呼應。這首詩讓人在看到某種現象後，有熱血沸騰或是義憤填膺的感覺，但最後很和緩地回到積極面。

描繪大埔事件的客家詩極少，這是近代史裡的一個景象，客家人間彼此迫害，用陰險且殘酷的方式，逼使他人只能以死相抗。他把牆如同柏林圍牆那樣推倒，另外也有談到生態及前途的問題。甚至還談到客家族群的語言基本法、客家人講客家話的權利，他的視野跟我們身處的時代所面對的問題非常契合，重點是作者不僅沒有迴避這些議題，反而還簡潔有力地表達自己的想法。

一開始覺得作者野心太大，但是全部看完後，就能認可他的詩在語言這方面的表現，同時這也是 1 篇主題完整的作品。詩的視野落實在真實的生活經驗，詩中也透過描寫炒菜的各種日常動作，體現在家庭主婦這個身分上亦不遑多讓。

3 位委員最後決定由 5 篇入圍作品中，以序位法來選取，2 名得獎作品是：編號 12〈送分 ngai` 故鄉个泥肉〉、編號 18〈牆系列組詩〉；入圍：編號 1〈樑項瓦雀兒〉、編號 5〈望妻石〉、編號 15〈對中國南方來个老舖娘人〉。

誠如劉慧真主席的結論，透過在公部門的提倡和資源的投注下，期待打開母語書寫的風氣，也盼望各種文體作品日漸累積、推陳出新，從日常語言到文學語言的淬煉，繼續在文學園地努力精進。劉慧真也建議修訂徵獎辦法，讓已經獲得各類獎項首獎者，做出某些限制，以使公共資源更為普及。整體而言，三項有關母語書寫的徵獎，臺灣文學館面對社會逐年進化的挑戰，也保持著持續徵詢各方意見，並期待與文壇共同經營，相信一步一腳印的精神必能為多語種的社會作出微薄的成果。☒

